

語言學論叢

第五輯

北京大學中文系

漢語教研室 編

語言學教研室

商務印書館

語言學論叢

(第五輯)

北京大學中文系
漢語教研室編
語言學教研室

商務印書館

1963年·北京

语 言 学 论 丛

(第五輯)

北京大学中文系

汉语教研室

语言学教研室 編

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

北京复兴门外翠微路

(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 107 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京 华 印 书 局 印 装

統一书号: 9017·471

1963 年12月初版

开本 850×1168 1/32

1963 年12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字数 193 千字

印张 8 9/16

印数 1—6,550 册

定价 (9) 1.20 元

前 言

1957—1960年，北京大学中国語言文学系曾陸續編印了两种語言学論文集。一种是《語言学論丛》，共出版了四輯（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）；另一种是《語言学研究與批判》，共出版了两輯。这两种論文集收集了北京大学中国語言文学系教师、研究生和学生的論文和譯稿等六十余篇。現在我們決定繼續編印这样的論文集。为了集中力量，決定把过去的两种論文集合并，改組編委会，論文集沿用《語言学論丛》的名称。我們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，依靠同志們的批評、帮助，不断提高北京大学語言学方面的科学研究水平，为祖国語言科学的发展貢獻出一分力量。

語言学論丛編輯委员会

1963年4月

目 录

古韵脂微质物月五部的分野·····	王 力(3)
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·····	周祖謨(39)
讀楊树达先生《长沙方言考》《长沙方言續考》札記·····	吳小如(71)
寒山子詩韵(附拾得詩韵)·····	若 凡(99)
关于語言亲属关系的問題·····	岑麒祥(131)
房德里耶斯的语言理论·····	叶蜚声(147)
僮語 /r/ 的方音对应·····	袁家驊(187)
“的”的分合問題及其它·····	陆儉明(219)
怎样确定同义詞 ·····	王理嘉 侯学超(232)
魯迅炼詞設譬的特色·····	張雪森(250)

古韵脂微质物月五部的分野

王 力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一、各家对这些韵部的处理 | 二、脂微的分野 |
| 三、阴声和入声的分野 | 四、质物月的分野 |
| 五、結語 | |

古韵脂微质物月五部，在顾炎武看来，只算一个韵部。江永以质物月划为入声第二部，根据他的异平同入的理論，在《四声切韵表》中，质物月既配脂微泰(平上去第二部)，也配眞文元(平上去第四、第五部)。这样，在江永的心目中，入声具有較大的独立性。他說：“入声与去声最近；詩多通为韵；与上声韵者間有之，与平声韵者少，以其远而不諧也。韵虽通，而入声自如其本音。顾氏于入声皆轉为平，为上，为去，大謬！今亦不必細辨也。”^①戴震对古韵采用了阴阳入三分法，以质物(第十七部)配脂微(第十七部)，又配眞文(第十六部)；以月(第二十一部)配泰(第二十部)，又配元(第十九部)。表面上看来，上古入声韵部，从江永、戴震就独立起来了，其实江氏、戴氏所了解的上古入声韵部，跟今天我們所了解的上古入声韵部大不相同。当时他們是把《广韵》去声至未霽祭泰怪夬队废等韵归到阴声韵去，而我們今天却把这些韵基本上归到入声韵部里来。黄侃在他的《音略》中說他自己所定古韵二十八部的屑部(即质部)、沒部(即物部)都是戴震所立，这就容易引起誤解。因为

① 江永：《古韵标准》，渭南严氏丛书本，149頁。

如上所說，戴氏所了解的上古入声韵部跟今天我們所了解的大不相同，而黃侃所了解的上古入声韵部則跟今天我們所了解的大致相同。

段玉裁把我們的质部归入眞部(他的第十二部)，作为眞部的入声。这一点为戴震所反对，其他各家也都沒有采用。但他直到晚年写信給江有誥，仍旧坚持他的看法。他說：“第十二部既不可不立，則以入质櫛屑配眞臻先，此乃自古至六朝如是，而不可易者，故质櫛屑在第十二部，古音今音所同，犹之緝以下九韵在第七部、第八部，亦古今所同也。”^① 段氏其他收 -t 的入声都配阴声，只有质櫛屑配阳声，实在缺乏系統性。他拿緝以下九韵来比較，但王念孙、江有誥連緝以下九韵也独立起来了，則其說不攻自破。但是这件事給我們很大的启示，那就是质部具有很大的独立性，它跟物部能够截然分开。戴震、江有誥以质物合为一部，同样是錯誤的。

段玉裁把我們的物月两部都归入脂部(他的第十五部)，作为脂部的入声。这一点他不如戴震。但是戴震以泰月分立也是缺点，不如王念孙把祭部(即月部)认为去入韵，泰月同属一部，而跟物部划分开来。黃侃在《音略》中不說他的曷部是戴震所立，而說是王念孙所立，正因为他所定的范围比戴氏的遏部大一倍，而与王念孙的祭部相当。江有誥、朱駿声、章炳麟、黃侃在这一点上都跟王念孙相一致，于是物月的分立也就被肯定下来了。

上古入声韵部的独立，实际上导源于段玉裁，而不是导源于戴震。如上所說，我們今天所了解的上古入声韵部，跟戴震所了解的大相径庭。我們所謂上古入声韵部，包括絕大部分的去声字。入声的定义是收音于 -p, -t, -k, 古去声和古入声都具有 -p, -t, -k 的，

① 江有誥：《江氏音学》，渭南严氏丛书本，12頁。

收音，只是在声調上有差別，也許再加上元音長短的差別^①。這樣，段氏的古無去聲說是跟我們的意見基本上符合的，只是我們不把去聲和入聲混同起來罷了。段玉裁在他的第十五部（脂微物月）分為平聲、上聲和入聲，三聲互不相押，則入聲的獨立性是很明顯的。正因為這樣，後人更進一步，才把入聲韻部獨立起來。

章炳麟的隊部獨立，這是一個新發展。這個隊部，段玉裁、王念孫、江有誥等人一向都把它歸入脂部（包括我們的微部）。他在《國故論衡·二十三部音准》說：“隊異於脂，去入與平異也。”他在这里明確地說隊部是去入韻，正與黃侃的沒部（我們的物部）相當。黃侃在《音略》中說沒部為戴震所立，其實應該說是章炳麟所立。但是，章氏在自己的著作中，對隊部的領域，是前後矛盾的，也是搖擺不定的。他在《文始二》說：“隊脂相近，同居互轉。若聿出內末戾骨兀鬱勿弗卒諸聲韻，則詩皆獨用，而自佳蠶或與脂同用。”自佳蠶都是平聲字，從它們得聲的字也多是平聲字，這就跟他在《國故論衡》里所主張的隊部為去入韻的說法相矛盾。他在《國故論衡》里特別舉出從自、從佳、從蠶的字共 28 個作為脂部正音，這個矛盾更加突出了。《文始二》舉了“豕”、“ㄣ”、“勿”三個初文作為隊部字^②，同時又說“左文三，詩或與脂同用，今定為隊部音。”“豕”是上聲字，也與去入韻之說不合。他兩次說“或與脂同用”，又說脂與隊“同門而異戶”，可見他搖擺不定。這樣就造成他在歸字問題上的躊躇。例如從“未”得聲的字，在《文始二》里本是歸入脂部的，在《國故論衡·二十三部音准》里卻歸入隊部去了！

章氏對脂隊的分野的看法前後矛盾是富於啟發性的。他看見

① 參看拙著《上古漢語入聲和陰聲的分野及其收音》，見北京大學中文系《語言學研究與批判》第二輯，高等教育出版社，1960 年，233—278 頁。

② ㄣ，分勿切，讀與“弗”同。

了从自、从佳、从𩇑得声的字应该跟脂部区别开来，这是很可喜的发现；他看见了队部应该是去入韵，跟脂部也有分别，这也是很好的发现。可惜他没有再进一步设想：从自、从佳、从𩇑得声的字如果作为一个平声韵部(包括上声)跟去入韵队部相配，又跟脂部平行，那就成为很有系统的局面：

脂：质：真 微：物：文

直到我写《南北朝诗人用韵考》(1936)^①，才提出了微部独立。罗常培、周祖谟两先生合著的《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》(1958)也主张周秦韵部应该把脂微分开。^②看来脂微分部是可以肯定下来了。

关于脂微质物月五部的区分，现在持异议的人不多了。但是这五部的归字问题却还是相当复杂的。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考察这五部之间的界限，也就是讨论某些具体的字的归部问题。

二

仅仅只有从“自”“佳”“𩇑”得声的字，还不足以构成一个韵部，而且也不成系统。根据我研究的结果，微部的范围和脂部的范围一样大。

段玉裁以《广韵》的脂微齐皆灰五韵合并为先秦的脂部(他叫十五部)，这是大概的说法。事实上齐韵有一部分字(如“提”“携”“圭”)归古音支部，脂灰两韵也有少数字(如“丕”“龟”“梅”)归古音之部。就这五个韵来说，在脂微分立的时候，是哪些韵应划入脂部，哪些韵应划入微部呢？我们认为：齐韵应划入古音脂部；微灰两韵应划入古音微部；脂皆两韵是古音脂微两部杂居之地，其中的

① 发表于《清华学报》11卷3期。

② 见《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》第一分册，科学出版社，1958年，11页。

开口呼的字应划归古音脂部，合口呼的字应划归古音微部。^①

《广韵》的哈韵(包括上声海韵)有少数字如“衰”“开”“閤”“凱”等，一向被认为古脂部字，现在我們把它們划入古微部。

依照江有誥的《諧声表》，我們认为脂部的諧声偏旁应如下表：

妻声	皆声	厶声	禾声
夷声	齐声	眉声	尸声
吓声	伊声	犀声	儿声
豸声	氏声	𠂔声	比声
米声	尔声	豐声	死声
𠂔声	美声	矢声	兕声
履声	癸声(平上声字) ^②	豕声	
匕声	示声	二声	冀声
利声(平上声字) ^③			

微部的諧声偏旁应如下表：

飞声	自声	衣声	褭声
綏声	非声	枚声	攸声
口声	佳声	幾声	
累声	希声	威声	回声
衰声	肥声	夔声 ^④	乖声
危声	开声	鬼声	晶声
尾声	虫声	皐声	委声
毀声	火声	水声	卉声

① 这两个韵的唇音字算开口呼。

② 癸声的字，有一部分属《广韵》脂韵，如“癸”“葵”“穉”“揆”；另一部分属《广韵》齐韵，如“穉”。今一律划入脂部。唯有入声“閤”字则划入质部。

③ “黎”“黎”等字入脂部，但“利”字本身入质部。参看下文。

④ 拙著《汉语史稿》上册(修订本)以夔字入脂部(82页)，未合。

庚声①(平上声字) 来声 畏声

这样分配的结果,脂部开口字多,合口字少;微部合口字多,开口字少。这种情况跟真文两部正好相当:真部开口字多,合口字少;文部合口字多,开口字少。

脂微分部以后,拟音也可以比较合理。哈灰两韵是一等字(一开一合),皆韵是二等字,齐韵是四等字,拟音时都不产生矛盾;至于脂微两韵,它们都是三等字,如果不分为两部,拟音时就产生矛盾了。微韵只有喉牙轻唇,脂韵没有轻唇,但是喉牙字仍然与微韵喉牙字重叠。高本汉在他的《Grammata Serica》里,把哈灰拟成 er , wer , 皆拟成 Er , wEr , 齐拟成 ier , iwer , 虽然我们也不完全同意(特别是韵尾 r 不能同意),但是不产生矛盾;至于他把脂微都拟成 ier , iwer , 那就产生矛盾了。所以他不能不把脂韵的喉牙音拟成 iEr , iwEr , 来回避微韵喉牙音的 ier , iwer 。这样就破坏了脂韵的系统性:微韵反而与脂韵的韵母完全相同,脂韵本身却分为两种差别颇大的元音了。如果分为两部,脂部的主要元音是 e , 微部的主要元音是 ə , 连韵尾成为 ei 和 oi , 那就完全没有矛盾了。②

三

月部与阴声韵部没有轇轕,因为在《广韵》里,祭泰夬废四韵没有平上声的韵跟它们相配。至于入声质物两部与阴声脂微两部之间的界限,一向就存在着分歧的意见。质与物之间,质与月之间,也不是没有分歧意见的。现在先讨论入声质物与阴声脂微之间的界限。在目前的讨论中,暂时把质物看成一体。

在段玉裁《六书音均表·诗经韵分十七部表》中,第十五部入声

① 庚,同黄。“黄”字从此。“逢”“横”等字归微部,“黄”“匪”等字归物部。

② 参看拙著《汉语史稿》上册(修订本),科学出版社,1958年,82页。

兼收质物月三部(依照我們的看法),其中有些是在《广韵》属平上声的,如《小雅·車攻》叶“𩚑”“柴”,《唐风·杕杜》叶“比”“𩚑”“比”“𩚑”,那是很难令人置信的。但其中也有在《广韵》属去声的,如《周南·汝墳》叶“肄”“弃”,《召南·標有梅》叶“𩚑”“謂”,《邶风·日月》叶“出”“卒”“述”,《邶风·谷风》叶“潰”“肄”“𩚑”,《卫风·芄兰》叶“遂”“悸”“遂”“悸”,《王风·黍离》叶“穗”“醉”,《魏风·陟岵》叶“季”“寐”“弃”,《秦风·晨风》叶“棣”“𩚑”“醉”,《陈风·墓門》叶“萃”“諄”,《小雅·采芣》叶“泄”“率”,《雨无正》叶“退”“遂”“瘁”“諄”“退”^①,《小弁》叶“嘒”“潏”“屈”“寐”,《蓼莪》叶“蔚”“悴”,《采芣》叶“潏”“嘒”“駟”“屈”,《隰桑》叶“爰”“謂”,《大雅·大明》叶“妹”“渭”,《既醉》叶“匱”“类”,《假乐》叶“位”“𩚑”,《洞酌》叶“溉”“𩚑”,《蕩》叶“类”“懟”“对”“内”,《抑》叶“寐”“内”,《桑柔》叶“優”“逮”,又叶“隧”“类”“对”“醉”“悴”,《瞻卬》叶“类”“瘁”,都是令人信服的。其中还有质物和月叶韵,如《小雅·出車》叶“旆”“瘁”,《小宛》叶“迈”“寐”,《雨无正》叶“灭”“戾”“勳”,《大雅·皇矣》叶“拔”“兌”“对”“季”“季”,《瞻卬》叶“惠”“厉”“瘵”“屈”^②,又有去声和入声叶韵,如《小雅·雨无正》叶“出”“瘁”,《大雅·皇矣》叶“第”“仡”“肆”“忽”“拂”,《抑》叶“疾”“戾”,这些都更証实了段氏古无去声的說法。^③

朱駿声的《說文通訓定声》履部中有“日分部”,自然也跟段氏一样,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入声韵部的意思。但是他的錯誤較多。

① 段氏以为还有“答”字叶韵,其实“答”字可以认为不入韵。

② 《瞻卬》一章应依江有誥、朱駿声以“惠”“厉”“瘵”为韵,“疾”“屈”为韵,见下文。

③ 我们认为上古有两种入声,而没有去声。当然也可以把第一种入声叫做去声,但是那种“去声”是收音于-t的(专指这五部來說),跟中古的去声收音于-i的迥然不同。

譬如說，他把未声、尉声、胃声、位声、彗声、惠声、四声、戾声、至声等都划在日分部之外。他又拘泥于不可靠的諧声偏旁，把入声与非入声混在一起。例如由于《說文》說“裏”从衣，眾声，又說眾从目，隶省声（依小徐本），就把隶声的字和裏声的字混在一起。其实大徐本“眾”字下只說“从目从隶省”，并无“声”字，小徐本不一定可信（段玉裁就不信）。又如由于《說文》說“曳”从申，丿声，又說“系”从糸，丿声，而“奚”又从系省声，就把曳声的字和奚声的字混在一起。其实“曳”所从的丿，应作厂，余制切（依段玉裁說），而“系”和“奚”本来都是象形字，“系”在甲骨文作，“奚”在甲骨文作，“系”上的丿是爪的省略，而“奚”簡直就是从爪。“曳”当属月部，而“系”和“奚”当属支部^①。朱駿声的“日分部”对于阴声和入声的辨别，不但沒有很大的价值，而且还使人弄不清楚了。

黄侃崇奉段氏古无去声的說法^②，他对阴声和入声的界限，照理应该有很大的参考价值。可惜得很，他的研究結果是頗为令人失望的^③。但是，他既然把声符都列出来了，仍然值得我們重視，有些地方还是值得参考。现在把他所定灰部（即我們的脂微两部）和沒部（即我們的物部，还有我們的质部一部分字）的声符列举如下：

(1) 灰部

胃声* ^④	口声	伊声	位声*
烏声(於機)	衣声	畏声	奚声(羊至)*

① 江有誥虽也誤认“系”从丿声，但是他把“曳”划归祭部（即月部），“系”“奚”划归支部，則是正确的。

② 黄氏还更进一步否定了上古的上声。

③ 我根据的是刘赓教授的《音韵学表解》。楊树达在清华大学时，曾将书中的表印发給学生，加按語說：“右表乃从武汉大学教授刘君伯平《音韵学表解》录出，刘君用冀君季刚之說也。”

④ 凡加*号的，是下文将要提出来討論的。

尉声*	夷声	威声	委声
医声(於計)*	毀声	火声	虫声(許伟)
希声	聲声(胡吠)*	回声	惠声*
襄声*	吓声	皆声	幾声
禾声	鬼声	几声	癸声
启声	夔声	史声*	开声
由声*	卮声(苦壞)*	佳声	久声(陟移)
衛声	氏声	自声	齒声(式視)
矢声	尸声	屍声	豕声
水声	弟声	尔声	二声
效声(力儿)	利声*	耒声	豐声
履声	頰声(卢对)*	磊声	戾声*
雷声	盪声(郎計)	乐声*	文声(楚危)
妻声	齐声	皐声*	奮声(息遺)
死声	师声	衰声	厶声
繇声(息利)*	綏声	犀声	采声*
帅声*	匕声	飞声	非声
妃声	配声*	肥声	比声
鬯声*	眉声	美声	枚声
米声	敝声	尾声	

(2) 沒部

鬲声	鬱声	卉声*	晏声(火劣)
𠂔声(呼骨)	寢声(火滑)	眉声(許介)	訃声*
骨声	无声	继声*	气声*
器声	弃声*	欸声*	圣声(苦骨)
兀声	对声*	退声*	出声

去声	示声*	隶声*	木声
突声	尙声	卒声	自声*
𠂔声(疾二)*	祟声	兕声*	率声
四声*	閉声*	弗声	ㄣ声(分勿)
櫛声*			由声(敷勿)*
鼻声*	麤声(平秘)	ノ声(房密)	
錄声(房六)*	李声	𠂔声(勃莫)	
勿声	彪声*	未声*	

高本汉在他的《Grammata Serica》里，也把上述这些諧声偏旁的字(少数例外)分为第十部和第十一部。第十部相当于黄侃的沒部，第十一部相当于黄侃的灰部；但是，在归字的问题上，他跟黄侃有很大的不同。他把灰部的音构拟为 -or, -er, 沒部的音构拟为 ed, -et, -ed, -et, 我們虽不同意他的拟音^①，但是，从他的拟音中可以看出，他的灰部和沒部之間的界限是非常清楚的。现在仍按諧声偏旁来叙述高本汉对这两个韵部的划分：

(1) 灰部

开声	回声	自声	隤声*
磊声	枚声	幾声	岂声
希声	衣声	夷声	旨声
示声*	𠂔声	次声	兕声*
厶声	死声	师声	矢声
尸声	履声	尼声	二声
匕声	比声	眉声	美声

① 我們认为：灰部应该像他在《分析字典》(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-japanese)那样，拟为收音于 -i；沒部应该像他在《上古汉语的一些问题》和《诗经研究》那样，拟为一律收音于 -t。

鬼声	归声	韦声	虺声
畏声	威声	佳声	水声
囧声	未声	非声	飞声
妃声	肥声	尾声	敷声
臺声*	笄声	吓声	启声
医声*	氏声	弟声 ^①	妻声
齐声	西声*	犀声	犀声
豊声	米声	皆声	裏声
淮声	几声	冀声*	伊声
癸声*			

(2) 沒部

骨声	兀声	去声	突声
卒声	孛声	爻声	质声
疾声	鬱声	出声	术声
率声	帅声*	弗声	市声
聿声	勿声	夏声	乙声
蝨声*	馯声	爰声*	隶声*
由声*	对声	退声	皐声*
配声*	无声	豕声*	气声*
四声*	利声*	涖声*	界声*
彪声*	胃声*	彙声*	尉声*
豕声*	彗声*	祟声	类声*
肱声	未声*	戾声*	惠声*
岷声*	弃声*	器声*	劓声
季声*	位声*	臾声*	

① 高本汉以为弟声有“𪔐”，这是采用段玉裁的说法。“𪔐”同“秩”，转入质部。